

王琪楹

燈蛾撲火，是自願，是享受
——談《媽閣是座城》

“越靠近光亮/影子越淡/越能看見自己灰暗的羽翅/但你告訴我/正是這種溫暖/讓人們最後抵達了天堂”——郭哲佑《飛蛾》

——題記

媽閣是座城，這座城河清海晏，這座城狂濤駭浪。嚴歌苓將城裡真真假假的聽聞仔細雕琢，編制出浩繁大綱，網內是一個流淌著賭鬼血液的女疊碼仔與三個賭徒的你追我趕、愛恨離別。故事的“引子”介紹了梅氏家族的過往前塵，祖爺爺梅大榕淘金娶妻，卻因嗜賭成性三入家門而不得娶，終墜海自盡；祖奶奶梅吳娘空等十年，忍辱操持，溺死數個親兒……緊接著作者運用電影效果般的寫作技巧將追憶拉回了故事的核心梅曉鷗——梅大榕愛賭基因和梅吳娘憎賭血液的矛盾結合體。一篇不長的序，勾足了懸疑和離奇，二者相攪糅合，緊密相縫，禁不住一窺到底。

這便是嚴歌苓的作品的魔力，文字似棉裡藏針，針針刺痛，喘息不成，洒淚也難，生生將人物角色化為銀絲擒住讀者的心藏，每一秒突突跳動都造就片片血紅魚鱗，直至讀完，才驚覺早已血肉模糊。何小萍是，十三釵是，竹內多鶴、朱小環是，吞食雜碎賤渣的梅曉鷗更是。嚴歌苓用神秘的亮光誘引讀者接近，用最平實的柴米油鹽包裹苦難，四濺的溫暖火星將薄翼戳穿，所有飛蛾橫屍城下，掛著詭異的笑。

眾生皆有賭徒相

眾生有眾相，一人就有千百相，有些塵封，有些未醒。而相又分兩大類：喜怒哀樂等七情是表相，珠圓玉潤富貴相，嘴角大痣媒婆相，林妹妹之姿乃柔弱相，此些亦為表相，有統一標準、行徑；耳目口鼻等六欲為裡相，是不輕易顯現，常借以表相遮掩。至於賭徒相便是裡相，六欲中的表現欲，貪戀尊榮地位，一旦喚醒，就像煙霧將人的意志包裹掩護，難以再叫它沉睡，是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酵臭、苟延殘喘，用西裝、用香水也無法掩去。就像梅曉鷗聽聞段凱文剃指明志後，譏笑賭徒的規定動作也就那麼幾個。這位溫文爾雅的段公子竟和低俗的賭鬼行徑一般，焉知這斷指割耳的皮肉之痛，有幾分入心？此時段先生的賭徒相已由裡轉表，無法隱藏，無論學識地位如何廣博，樣貌如何

俊麗，都會被頭髮幾縷、油光滿面的賭徒相覆蓋。

梅大榕為解沉悶之苦，喚醒賭徒相，嘗盡人生起伏，賭掉了妻子的十載秋冬、十里紅妝、一隻左耳、一身革履以及半條殘命；梅吳娘被迫賭掉了十年，既怕又恨，賭梅家女娃絕無賭徒相，便將這滔天怨念發洩於親子，不曾想憎惡的賭徒相在曉鷗這得到了延續；貪婪的賭徒面具戳穿盧晉桐無數次的悔改，兩度砍其無辜的指；亦剛走天才木匠史奇瀾的木屑氣兒，連同他那無助的妻和兒；清貧出身、高學歷的風翮公子段凱文賭去了禮節和風度、萬貫家財以及賴他生存的妻孩，剩下了“賭徒風骨”以及望不到頭的牢獄之災；梅曉鷗賭混跡媽閣賭桌前的爛魚渣肉能成為佳餚，與她共賞媽閣之晨，賠了兒子又折財，可謂滿盤皆輸；陳小小和余家英賭才華橫溢的丈夫能保自己衣食無憂……

我亦是爛賭的飛蛾，哼哧哼哧地栽進媽閣這座玄幻迷城，相信柳暗花明，相信浪子回頭，相信情人攜手。以至於合上尾頁，強忍氣咽，仍死摳著底封，檢查是否漏讀一二。我深知這是毒癮上頭，我賭段凱文大贏之際金盆洗手、東山再起；賭史奇瀾便是願陪梅曉鷗看晨曦的良人；賭梅曉鷗能夠冷酷決絕一回。然而作者偏是善將美好揉碎、摧毀的過程慢條斯理地與眾人展示，再將之七零八碎拼湊的狠角兒。在這扎亂的碎鏡下，段是為賭癡狂的油膩中年，史是揚棄共患難愛人的懦弱漢，盧是對子含愧而終的孤伶野鬼，而梅效仿孟母三遷，移民國外，擁享溫哥華的整片清晨，又離奇地偶遇舊情人史先生。

灰鷲羽翅相糾纏

媽閣城是團燃燒得正艷的火，義無反顧往裡撲的人使它燒得更旺，躡得更高，滋滋的大火亦將城裡的人照得透亮。城裡有一種職業叫疊碼仔，負責將需要“光明”的賭客們引進熊火裡。而在這些冰冷自利的疊碼仔中，有一個格格不入的疊碼因——梅曉鷗，她柔弱、寡斷、重情、散發母性。一個楚楚可憐的女子如何能幹這血淋淋的一行？答案自是不能，一面做著本職工作，攬掇賭客染癮，拉客跳火坑，一面嘗試將墜入火坑的賭徒救出；一面依賴糜爛的賭徒維持生計，一面憎惡、蔑視他們的混沌；一面天涯海角地追債，一面菩薩心腸地為史奇瀾免債；一面抱怨余家英不分青紅維護丈夫，一面又說若無媽閣，段凱文必青龍在天等辯詞為其開罪；一面吝嗇形式和行動的愛，一面妄想維繫母子情分。

“飛蛾撒歡的撲火，曉鷗攔不了飛蛾，她只能攔火。”這是曉鷗第一次在亂糟糟的賭場裡遇見紳士段總時，散發的女性慈悲懷。一開始就注定她會為了這一絲在乾旱心靈冒起的青煙付之信任，縱容他一次又一次的欺騙。當生活拮据到同行都不忍的地步，替她

將段這個最大的負債人押到跟前，梅卻不改優柔，雜着複雜的情感不作為。人類本身是矛盾統一體，從古人追求長生不老到賭徒下注前無不彰顯人類的矛盾，但梅曉鷗一系列的行為舉止不僅與疊碼仔這一職業相悖，還一筆一字刻畫了她是位重度患者，難以琢磨的脾性令人騰升起刨根問底的慾望。“外面四季，賭廳只有一季，外面分晝夜，賭廳就是一個時辰。廳裡方一時，世上已千年。”能讓人渾然忘我的不止天堂，還有賭場，正是梅告訴飛蛾媽閣有天堂。他們撒歡地往天堂撲，是梅、也是他們最初的意願。如今倒大義攔火，人在肖申克監獄呆久了，意識再也無法逃離。同理，飛蛾嘗了幾天神仙的快活，便要救他們回平凡人間，誰人能逃？人間媽閣有天堂，天堂盡頭是地獄。梅忙碌三界，昨天處心將犯人向天堂引，今天冷眼見證賭客加冕賭徒的皇冠，明天將半腳踏入地獄的人往回扯。一群撲騰著薄翼的飛蟲，在火光前推推桑桑，委實有趣。嚴歌苓最善挖掘東方女性的性格，明明大筆大筆地勾勒賭場男人，卻遠遠不及用只言片語描繪的女性立體。上下求索此人，更明她矛盾下的柔弱、堅忍、天真和倔強。

梅曉鷗內心世界的矛盾架構著整個故事的複雜性，心中的情和利互相較量。她因執迷報復，投身這害人的行業，賭博奪取了她丈夫、情人，失去了愛情；賭博奪取了她彬彬友人，失去了友情；賭博奪取了她與兒子僅存的薄弱關係，失去了親情。她倔強地認為在哪失去，就應在哪找補回來。然事與願違，不但沒找補回來，還硬生生將這位弱女子的生活攪得糟糟亂，還有那打斷骨還與她連著筋的兒子。所幸她最終在矛盾世界中完成自我救贖，回歸內心所嚮往的平凡文藝的生活，起早看暖陽，悉心教子。

城裡的百年孤獨

在中華文明的大段筆墨中，女子守三從遵四德，以夫為天，以至於新文明下的東方女子褪去了男權下的奴性，卻大多存著堅韌的妻性，寬厚的母性，犧牲的女性。梅曉鷗便是這樣的存在，在追債討情的路上磕磕碰碰。她可以挺著大肚子穿梭於亂糟糟的賭廳尋找孩子的父親，願意等一個永遠不屬於自己的丈夫，獨自將產子、養子的難言往肚子裡咽；梅柔弱的母性在段凱文不斷示弱，不斷索取、欺騙下發揮得淋漓盡致，一次次奉上寬諒，傾之慷慨；史奇瀾化腐朽為奇蹟的雙手勾出梅曉鷗身為女性對男性的愛慕，梅沉淪了，就像史在媽閣城裡浮沉難拔。梅不斷地給予、不斷付出，默默陪伴，甚至一直滿懷希望地仰望著意中人，如同千百年來東方女性對男子的仰望一樣，又如同百萬年裡東方男子在賭城下匍匐一般。她不似《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一樣在犧牲、奉獻中，成就自己的獨立和自尊，而是在獨立驕傲的外表下悄悄隱藏柔軟。

梅吳娘因丈夫憎賭，曉鷗因愛人觸及賭圈，而後也因其而憎惡賭博，她們都獨自為賭徒孕育傳承賭徒血脈的幼子，最後都為了孩子斷了賭緣遷徙而居。而幾百年來出出入入城門的人都上演著大同小異的情節，此些基於炎黃子孫所稟信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它不似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如此宏大且刻意的輪迴命運，而是輕飄飄，如風中絮在湖中打旋，隨意地撩着一圈圈看似不經意卻注定泛起的漣漪。先人的模板似雕刻拓印在萬重孫的人生中，卻因時代背景、人物性格產生些許不同，結局卻都大相徑庭，些許的玩味滲透其間。

依稀記得書中描寫段凱文在賭博前，要求梅將桌子上的茶壺嘴對著肩膀後面，“原因是他背后牆上有一巨幅水墨畫，一匹瀑布挂在陡峭的山崖上。他段凱文乘駕着瀑布，又不能讓大水沖了，這是茶壺嘴反沖大水的作用。”始覺可笑，這種風水迷信的愚昧行為不應在清華高材生的段總身上出現，後來隨著段雲淡風輕地節節取勝，我的心也和梅一樣撲騰著，甚至相信是這茶壺顯靈了，對段的崇拜更深了幾分。再後來梅追債時再遇段，發現“他面前三把茶壺，壺嘴全沖着荷官。這就是他不認輸的依據？”他依賴的茶壺的確幫他小勝幾把，奈何擋不住他無底線的貪婪，我想若是加上百隻茶壺，或許可行？中國傳統文化大多相信萬物受命於天，應適應天道，所以出現了占卜算命預知天言，出現風水師逆天改運。所以有許多像段一樣信天命的人總是安慰自己一切皆是命數，這把輸了，下把、下下把說不定命數到了，飛黃騰達、叱咤風雲不在話下。

這絕非二十一世紀的中華好男兒才篤定的事，在上世紀、上上世紀的人們也如此。中華民族的賭博文化可追溯到先秦時期，戰火紛飛暫停時，人民為求心安自保，所有斂財聚富的心思從動盪的地表晃出，偷竊強搶、賭博。而秦統一後，百姓安居樂業，賭博卻沒歇業，反而走出民間，進入宮廷市場，以慰療權貴煩悶的生活。此後在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千年輪迴中，百業皆廢、百業又待興的循環中，唯有“賭”屹立不倒，甚至獨辟一地，興起媽閣賭城。再觀書中的三個男人，他們要麼是在人生輝煌巔峰的時期一博快感，要麼就是在人生低迷頹唐之際博取鹹魚翻身。浮躁的社會令世人覺得突發橫財、一夜成名不是夢，幸運才是王道。賭徒享受乍窮乍富的賭廳，常人也到處呼求一夜暴富，所有人的二兩心中都裝著沉甸甸的錢財、名氣。從古至今，城外人都因“錢權”二物入了城，為其傾盡所有，有些再也出不去了，有些尚存一魄，可供韜養。來匆匆，去匆匆，過往的人都不同了，留下的魂，殘存的魄卻都一樣。十盞、百盞、千盞、萬盞、無數無數團幽藍的鬼火在紅艷的媽閣城中亮起，火焰蠶食著新客的內臟、腦漿，喀吡喀

吡，新人舊人共歡樂。

結語

“毛毛雨落在她的睫毛上，看什麼什麼帶淚”這是文末的最後一句，讓我想起張愛玲《金鎖記》裡的一句“人生走到這份上，鬢已星星，怎樣的回憶，都是淚眼裡的回望。”後者充滿悲淒絕望，而前者卻是意猶未盡的回憶。我希望梅曉鷗永遠安靜地保存著這份回憶，又希望她不僅僅只是安靜地保存這份回憶。這一切藕斷絲連、氤氳瀟灑，焉知悲喜。媽閣城是冷漠的社會中少有的溫暖，無數的飛蛾心甘情願地往裡撲，只為轉瞬的美好。梅也在脏賤陰暗的賭客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天堂——史奇瀾，就算知曉只能廝守兩年，也甘之如飴，心存愜意。然世人所尋求的溫暖定是不同，我願做一隻閃動著灰暗薄翼的飛蛾，義無反顧地撲我心之所向的火，在大火中燃燒，發光發亮。

參考文獻：

- 1、嚴歌苓《媽閣是座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
- 2、周穎菁《近三十年中國大陸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寫作》，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 3、陳蕙慧《聯合文學》——解密《媽閣是座城》裡的情感與救贖。
- 4、張愛玲《金鎖記》，哈爾濱出版社，1943年版。
- 5、郭哲佑《飛蛾》
- 6、《周易》，國學堂。<http://www.guoyi360.com/yjqw/zz/8509.html>